



《纸牌屋》
[英]迈克尔·道布斯/著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年3月

在被西方誉为“政治家的最高指南”的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曾指出：“在政治里面追求权力都是正当合法的。”但比起正义感爆棚的《白宫群英》和理想高远的《新闻编辑室》，《纸牌屋》简直就

暗里厮杀比明面拼搏更难

是一出肮脏龌龊颠覆人类道德伦理的阴暗把戏。对比美剧《纸牌屋》和同名原著小说，会发现较大不同：小说发生在英国，电视剧的背景则是美国；电视剧更倾向于美国时政，小说则比较完整地展现出身处政治中心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。

小说版的《纸牌屋》，以英国唐宁街为背景，作者迈克尔·道布斯通过一个“党鞭”（指议会内的“纪律主管”）——弗朗西斯·厄克特的上位史，将欧美政治的“屋顶”彻底掀开。

透过这部紧凑得几乎没有半点多余情节的小说，会惊奇地发现，发达国家的政治环境看似透明；但谋权者在其中的游戏却是那样不可告人。暗地里的博弈厮杀比明面上的拼搏更为艰难，所付出的代价也更为高昂。如京剧《三岔口》中刘利华和任堂惠表现的那样，两个武生在黑暗中打斗，试

探、碰触、攻击、防守。这像极了在一片漆黑里用纸牌搭建屋子，执行者必须屏住呼吸、控制心跳、精确每一个动作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否则，摧毁的速度远比搭建要快得多。

主人公弗朗西斯·厄克特为实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，但人们也会为他高效率的行事风格叹服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，弗朗西斯·厄克特将报社的“菜鸟记者”玛蒂·斯多林追自己要新闻的事情告诉妻子莫蒂玛，并和她商议如何利用那个“菜鸟记者”来达到自己通过舆论打击对手的方法。莫蒂玛明确告知丈夫，可以利用自己的“人格魅力”来征服那个“不经世事”的丫头。牌局之中的家庭关系是如此令人惊异：每个家庭成员都抱定极为一致的目标，为了赢得这局游戏，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。

“官场小说”的文化意义永远大于单纯的文学意义。严格意义上

来说，迈克尔·道布斯不是一位纯粹的小说家，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政客。他1975年步入英国政坛，曾任任职英国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政府幕僚长。

区别于以往的“乔治·奥威尔式”政治讽刺小说，迈克尔·道布斯将“政治”题材与“惊悚”元素连结，使得故事中的“丑闻”“交易”“博弈”和“厮杀”与他笔下的人物性命息息相关，对于这样的设置，作者曾说：“人生就是一场博奕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都是这条路上无奈的过河卒子，只能一路向前。恐惧之力，永比尊敬更甚。”

无论政坛、职场还是商场，如同一场纸牌游戏，意欲胜出，不仅要对自己手中的每一张牌心中有数，而且对方手里的牌也要知晓个八九不离十。否则，苦心经营的纸牌屋可能因一招不慎而坍塌——这或许正是《纸牌屋》的隐喻意义。

潘启雯

如果您喜欢写书评，欢迎投稿，一经录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邮箱：xinqiqishuping@126.com

新书
推荐 Books

《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》



2014年3月
南海出版公司
花著
[日]安武信吾 安武千惠 安武

比孩子先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，却无法陪孩子走完一生的路。然而，教给孩子什么最重要？千惠妈妈说，是让孩子一个人也能好好活下去的能力。这是母亲送给孩子的一生的礼物。

《临湖》



2014年3月
清华大学出版社
项丽敏著

本书通过作家项丽敏灵性的文字和摄影作品，用融身其中的方式对自然做细致的观察、拍摄和描写，以诗性优雅的文字表达着皖南的自然之美与民俗风物之美。

《中国艺术史》



2014年3月
上海人民出版社
[英]迈克尔·苏立文著

牛津大学荣休院士、中国艺术史权威迈克尔·苏立文继《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》之后又一重磅力作。一本牛津、耶鲁、普林斯顿沿用40年之经典读本。

《全息玫瑰碎片》



2014年3月
新星出版社
加威廉·吉布森著

本书收录了威廉·吉布森创作生涯中的最佳短篇作品，包括其科幻处女作《全息玫瑰碎片》，挑战旧式科幻的战斗檄文《根斯巴克连续体》……

我的乡愁何处安放

众面前，带来双重惊喜。这段时间，央视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《原乡》，也与其同名影视小说一起，引发人们的关注。

张国立的《原乡》，讲述了一段台湾老兵痛彻心扉的悲情往事，再现了一段两岸令人叹惋的尘封历史。1949年国民党溃败，台湾迎来一百万背井离乡的游子，大陆留下一百万破碎的家庭。这些被称之为“原乡人”的老兵们无法重回故土，不能和大陆的家人团聚，不能为年迈的爹娘养老送终。望眼欲穿窄窄的一湾海峡，却阻隔了所有家乡的血脉和音信。大陆的“根”，台湾的“家”，纠缠着这些老兵的一生。1987年前后，一场由台湾老兵发起而愈演愈烈的“返乡探亲运动”，彻底撼动了台湾地区的戒严政策，促使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，做出两岸“开禁”决定。

《原乡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

景中，演绎了一幕幕催人泪下的乡愁故事。书中，刻画的是一群台湾老兵的人物群像。这些人中，有懦弱胆小、只能默默咽下思乡之苦的小人物洪根生，有胆大冒险偷偷回到大陆探亲的“异类”杜守正，还有养尊处优却心系大陆爱人的余夫人等。故事中的台湾眷村老兵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般的乡愁乡恋被淋漓尽致呈现出来。

乡愁是我们民族的软肋，即使现在已经远离了那个特殊时代，但乡愁是没有年轮的，思念亲人的情感在现代也一样，每年浩浩荡荡的春运潮就体现了这一点。张国立在书中坦白地说，对这段历史以前了解并不算多，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接触有关台湾老兵的报告文学时，他泪水涟涟，“眼泪一直掉，可擦干了眼泪还是要接着看。”

正如《原乡》中所展示的那样，

最初聚居在台湾“眷村”的“原乡人”遭遇了不公平的歧视和对待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思乡表达都受到台湾政局的监控和恐吓。思乡切，回乡难。当年十七八岁到台湾的小伙子们冲破枷锁，在花甲之年发出了自己最朴素、最痛彻心扉的呼声，终于踏上了漫漫还乡之旅。

至此，《原乡》给予了我们应有的历史正解，今日海峡两岸亲人的幸福团聚、各种贸易文化之间的频繁往来，都是剧中的“原乡人”奋斗的结果，都是两岸中国人用人心凝聚的“顺之则昌”的历史潮流。

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在《乡愁》一诗中写道：……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。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乡愁没有年轮，我的乡愁无处安放。

陈华文

燕居可以奋笔，道古无非遣情

这不仅需要有厚重的知识积淀和厚积薄发的文字功力，同时更需要有清醒的意识和锐利的眼光，虽然是小趣味，但也应该包涵一些大问题。正像黄晖在《燕居道古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读书不仅要认真，而且还要反复，甚至带着问题来看，才不会轻易略过。”说的正是这层意思。

黄晖的《燕居道古》正是一部讲故事、谈掌故的小书——燕居，闲居之所也；道古，说掌故也。其中内容“犹如白头宫女，絮叨天宝故事，这就相当于野史，为现代生活添加一点谈助而已”。黄晖写作这类小文显然并未有多大的抱负，读了爱读的书，未免心痒手动，要费点唇舌；偶尔想起好玩的事情，也会忍不住地絮叨几句。像民国时期的人物逸事、官场秘史、民间异闻、娱乐八卦，大到胡适之、周氏兄弟真实的人格形象，小到郭沫若

与高语罕的三角恋、以及顾颉刚“房事纠纷”的鸡毛蒜皮，资料虽大多得自于故纸堆中，但经黄晖之手，却被还原成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故事，颇得娓娓而谈之趣味。

黄晖是细心的读书人，他既擅长在手边琐碎的资料中进行剥丝抽茧的功夫，亦尤其善于在故纸堆中发现问题。比如，他读周氏兄弟的文章，读出这两人的性格，虽然周二表面显得平和点，两人的内心却是同样的刻而不宽容。与鲁迅的磊落直截相比，周作人的文章总是藏掖着点什么，为头脑简单的人们所忽略。他比较民国以降的各种报刊，发现国人心目中有三个不同的胡适，或抹黑，或抹白，却都是矫枉过正的产物，附丽了许多人的主观愿望，真正的胡适却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他写汪伪时期的江苏省长高冠吾，旨在还原高氏“众恶所归，众善也难免被故意忘却”的本来面

目，指出“悲剧的命运带来悲剧的评价，原来是这个时代当然是事”。他矫正关露的整容其实与她的地下工作无关，只是一个女子爱美或为悦己者容的结果，关露一生之不幸，鼻子并非主因。黄晖的文字很少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，但常常是意在言外的，意在言外就能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余地。

对于历史，纪果庵说：“悲欢离合，便是人生全部，也即是历史的大部。”黄晖借掌故书写人生的悲欢离合，其实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人生、诠释历史。黄晖提倡“我自读我书”，亦即纯粹作为一种爱好的、非功利性的读书，以享受阅读的乐趣，充实人生的闲暇——“我来了，我读了，我去了”，至于写作，其实并非费心作什么文章，说白了不过是读书之余的副产品，甚至说成是读书的延伸也未尝不可。

慧远



《燕居道古》
黄晖著
新星出版社 2014年2月

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城市，故事多，掌故多，爱写故事与掌故的读书人同样为数众多。苏州的读书人自然有他们的得天独厚之处，然而，写故事和掌故看似小道，想要写得出彩却不容易。